

非洲摆脱资源出口依赖正当时

田士达

世经述评

非洲国家自然资源丰富,资源出口为非洲国家创造了大量财政和外汇收入,但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波动也给非洲国家经济带来不小冲击。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日前发布的《2022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所说,非洲国家需要实现出口多元化,减少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全球性危机的能力。

根据贸发会议的标准,当一个国家商品出口总额的60%以上为大宗商品时,该国即被认定为大宗商品出口依赖国家。数据显示,非洲54个国家中有45国依赖农业、矿业和采掘业初级产品的出口。对资源出口的依赖使非洲经济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并阻碍非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曾经的非洲第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为例。尽管尼日利亚一直努力促进经济多元化,但原油出口仍然是拉动尼日利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其宏观经济形势受国际油价影响明显。不过,由于本土缺少足够的炼油设施,尼日利亚一直是成品油的净进口国。正因如此,当国际油价上涨时,尼日利亚并不能“躺赢”,反而会闹油荒,引发一连串负面经济影响。这便是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忽视工业能力建设的弊端。

气候变化也影响着非洲资源型国家的收入。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国际社会正在加速脱碳进程,着力投资清洁能源,大幅减少对油气行业的投资,非洲的许多化石燃料可能将永远沉睡在地下。南非、津巴布韦等国虽然拥有大量煤炭资源,但受到净零碳排放目标以及货运交通不便、港口异常天气的影响,今年煤炭出口量较往年有所下滑。

由此可见,早日摆脱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对非洲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充满希望的大陆”,非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努力,促进经济和出口多元化,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

一是挖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长潜力。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9年,非洲服务贸易水平较低,服务出口仅占非洲大陆出口总额的17%。而且非洲的服务出口以低附加值交易为主,其中旅游和运输约占服务出口的三分之二,信息

对资源出口的依赖使非洲经济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并阻碍非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需要实现出口多元化,减少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全球性危机的能力。作为“充满希望的大陆”,非洲可挖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长潜力,发挥中小企业的核心作用,释放非洲大陆内部贸易动能,促进经济和出口多元化,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



技术、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只占非洲服务出口的20%,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非洲国家可增加对知识和技术的投入,培养更多本地人才,促进经济和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当前,一些国际企业看中非洲与欧洲时差接近、非洲民众英语水平较高优势,将公司的会计、法务等岗位外包给非洲国家,便是非洲服务出口潜力的最好体现。更何况,非洲广大民众如果能够接受更多技能教育,那么除了服务国际企业这条出路外,他们同样有能力为非洲制造更高端的商品,改变非洲出口初级商品和服务的现状,同时减少因开采自然资源造成的环境退化。

二是发挥中小企业的核心作用。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称,非洲约有5000万家正规中小企业,约占非洲大陆企业总数的90%,雇用了约60%的劳动力。但同时,它们每年有4160亿美元的融资需

求未能得到满足。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经营方式更加灵活,创新意愿更加强烈,能够成为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和出口多样化的引擎。

非洲国家应该塑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为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创新型金融工具,使它们获得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满足它们巨大和长期的融资需求。金融科技企业在非洲方兴未艾,非洲国家完全可以改善传统的信贷渠道,通过政策鼓励有关金融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弥合中小企业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利用金融科技创造更多的创新和投资机会。

三是释放非洲大陆内部贸易动能。非洲大陆自贸区于2021年初象征性启动,成为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推动经济转型的又一里程碑。自贸区旨在为非洲大陆的14亿人口创造一个单一市场,对促进非洲出口多样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区域经

济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贸区有关谈判一度在线上推进缓慢,同时部分国家心存顾虑,批准自贸协定面临一定阻力,非洲大陆自贸区的红利尚未完全释放。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愿景十分美好,激活非洲内部贸易会在非洲大陆形成良性循环——城內货物和服务贸易成本降低,贸易需求增加带动工业发展,从而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同时经济发展使营商环境得到改善,非洲有机会吸引更多投资,促进工业等诸多领域进一步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面对各方利益诉求存在差异,非洲国家领导人不能忘记“独行快、众行远”的非洲谚语,应该秉持泛非主义精神,协调国内各方利益团体,早日作出政治决断,推动非洲大陆自贸协定落到实处,为非洲疫后经济复苏和发展汇聚更强合力。



图为加纳第一大港口特马港。
新华社记者 许正摄

越南物流业面临外部激烈竞争

本报驻河内记者 关晋勇

物流产业在促进越南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提高越南经济竞争力作出重要贡献,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在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排名中,越南在160个国家中位列第39位,在东南亚排名第3。物流也是越南发展最快、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年均增长率为14%至16%,对GDP的贡献率为4%至5%。凭借位于亚太地区重要位置的优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经营活动呈现强劲反弹势头,越南物流市场发展面临广阔前景。

随着越南物流市场再度活跃,不少外商积极向越南市场注资。今年以来,多家国际物流公司扩大越南业务或宣布了进一步在当地投资的计划。德国敦豪航空货运(DHL Express)此前表示,其将投资位于越南首都河内内排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新项目。新建设施预计将于2023年初全面投入运营,总利用面积达4500平方米,是该公司之前仓储面积的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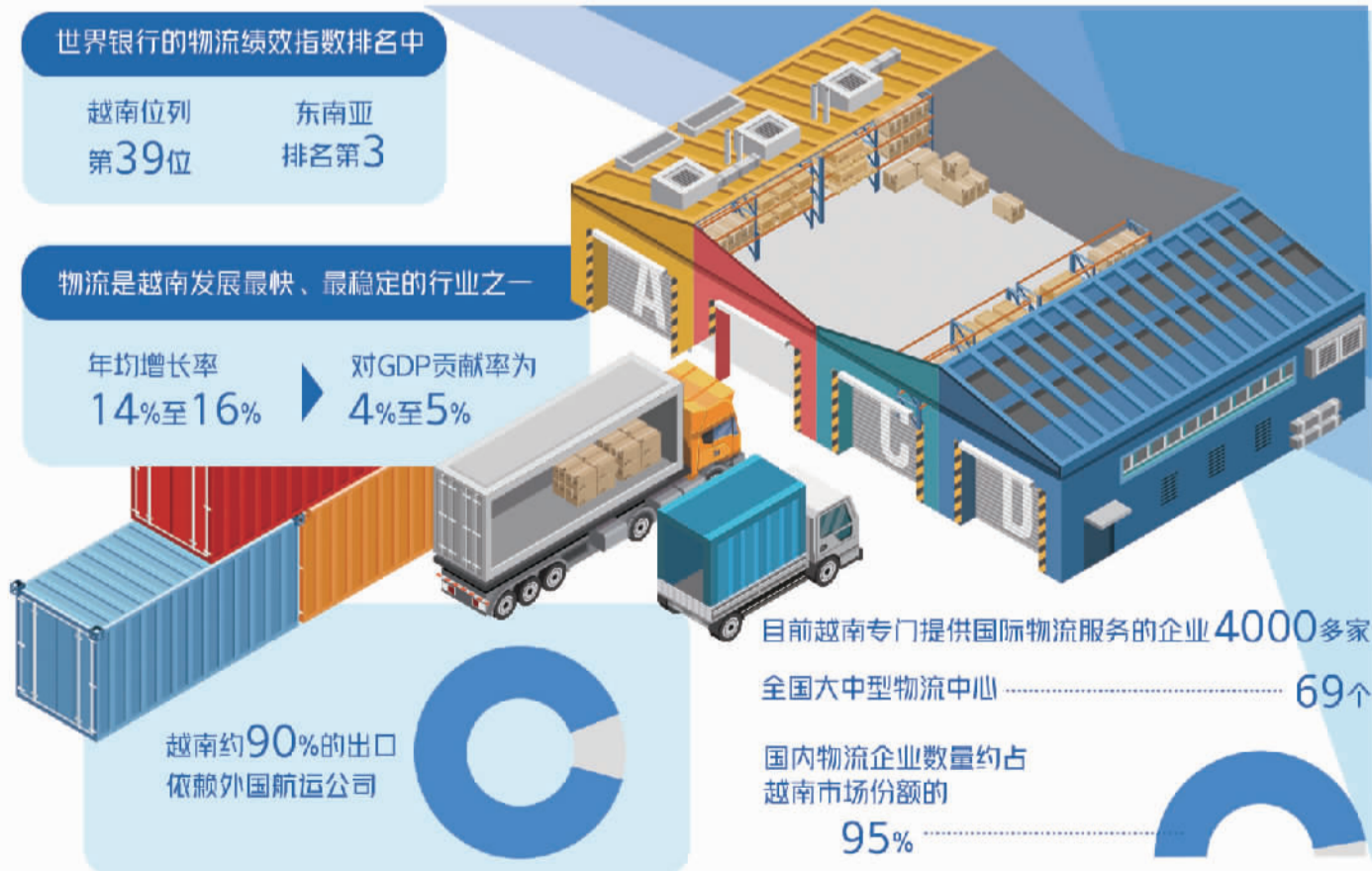
物流企业不仅投资分拣中心系统,也积极投资中转货仓。越南目前有69个大中型物流中心,集中在多个工业区。一些地方正积极为一级、二级物流中心和专用物流中心招商引资,通过并购、与第三国合作扩大服务规模,与航运公司及航空公司合作等方式共同开发。业内人士预计,越南物流企业正面临来自自贸协定和电子商务强劲发展带来的黄金机遇。

尽管如此,越南物流业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杜胜海去年底曾表示,越南物流业近年来发展强劲,但仍面临服务成本、基础设施、仓储、设备和人力资源瓶颈等诸多挑战。

当下,越南物流行业面临外部激烈竞争。在去年年底工贸部举办的2021年越南物流论坛全体会议上,世界银行驻越南首席代表卡罗琳·特克(Carolyn Turk)指出,越南的物流服务成本居高不下,物流企业的规模不大,资金仍然薄弱,竞争力不强,物流服务业人力资源在数量、质量和专业性方面难以满足需求。

世界银行官员道出了事实。外资企业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拥有诸多优势,外资涌入物流领域给越南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越南大约90%的出口依赖外国航运公司,因此当地物流业同样面临集装箱短缺、成本上升等困难。越南物



流协会表示,该国迫切需要拥有自己的船队,以减少对外依赖。目前越南专门提供国际物流服务的企业有4000多家。全国大中型物流中心共有69个,主要分布在多个工业区。国内物流企业数量约占越南市场份额的95%,但大多是提供低附加值服务的小微企业。

同时,越南物流行业亟需向数字化转型。越南工贸部官员认为,目前传统的物流中心正在逐渐向新一代物流中心转变。DHL、FedEx、马士基、美集、CJ、KMTC等一系列其他物流企业也加入了数字化转型的竞赛。越南物流发展

研究院(VLI)称,数字化转型刻不容缓,也是企业运行的先决条件。参加越南物流发展研究院一项调查的企业承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虽然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将提升物流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目前物流产业只有40%左右的企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行动迟缓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此外,一些在越外企认为,物流企业与生产、经营、进出口企业之间对接效果欠佳。越南物流行业转型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同步协调,打通瓶颈,才能

形成高度自动化、现代化的物流中心。目前物流企业之间及其与生产、经营、进出口企业之间对接的效果都不太好。

特别是越南缺少现代化的大型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一些企业认识到,物流中心必须与多式联运的运输工具连接,并通过现代铁路系统与海港连接。与此同时,越南应抓紧将坐落在经济走廊的物流中心投入运营,对通往中国、老挝和柬埔寨国际边境口岸的经济走廊项目给予优先考虑。越南还需要放宽物流投资资本与外国投资资本的比例限制,促进外商投资物流业。

作为落实《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的一项具体举措,日本政府将从今秋起推进政府云服务本土化,支持国内运营商加强科研开发,独立提升数据集成和加密技术水平,防范信息泄露及病毒网络攻击,确保政务数据安全共享。

日本政府于2021年9月份成立数字厅,同年10月份开始导入政府云服务,初衷是实现全国政务基础设施联通,便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开展数据迁移,降低服务器的使用和运营成本,并计划于2025年以前构建所有中央机关和地方自治团体能共享行政数据的云服务,2026年3月份前实现全国各市町村的基础设施与云服务互联互通。

据统计,目前日本云服务市场被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微软和谷歌垄断,其份额占日本国内市场的七成多,日本政府此前使用的正是由亚马逊公司和谷歌公司提供的公有云服务。此次,日本政府希望与NTT数据、富士通、NEC等国内运营商巨头合作,构建本土私有云服务,并拟利用5000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安全保障基金”进行科研攻关,相关技术水准和数据集成的标准规范制定将在2023年内完成。

日本政府推进云服务本土化是落实《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的具体举措。

一方面,日本政府将云服务视为“特定重要物资”,认为目前美国运营商提供的公有云服务的安全性存在隐忧。公有云服务具有成本低、使用方便的优点,然而普遍认为其只适用于存储处理密级较低的信息。且日本政府认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企业存在将部分业务外包至境外第三方公司,或在数据处理关键环节使用外籍雇员等情况,可能导致敏感信息流至海外,造成泄密。使用海外企业云服务,还面临着运营维护不到位、在服务器遭受网络攻击等突发状况时,可能由于相关企业处置不当或应对迟缓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相较而言,本土私有云服务虽然初期费用和管理成本较高,但其服务器和运营全流程均在国内,可控性强、信息泄露风险低、故障处理便捷迅速,因而可用于存储包括防卫装备和外交涉材料等在内的高密级敏感数据资料。推进本土私有云发展,可与公有云互补形成“混合云”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兼顾使用便捷度和数据安全性。

另一方面,落实官民协作机制,扶植本土产业发展也是民众的呼声和政府实施经济安保战略的需要。此前,国内民众对于政府选择美国企业提供云服务表达了不满,在数字厅明确与亚马逊、谷歌公司签约后,网络上关于“为什么日本政府不用自己的云服务”“难道不想培养日本的本土产业吗”的质疑声层出不穷。日本政府此次除将本土通讯公司巨头纳入视野外,也希望鼓励更多新兴企业参与到项目中,以提升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力,扶植国内云服务产业发展,为其经济安保战略服务。中曾根康弘世界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大泽淳认为,“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度看,能否依托可信赖的国内企业制造出云服务系统意义重大,此次研究开发是重要的试金石”。

然而,推进国内政府云服务开发也难一蹴而就。长期以来,日本本土运营商在云服务方面与国外企业相比起步较晚、能力差距较大,IT界一直被称为“F5H”的富士通、NEC、日立这三大硬件厂商主导。日本业界人士表示,数字厅此前招募云服务运营商时并非有意排除本土企业,但在公开招标过程中绝大多数本土运营商认为企业能力并未达到政府要求,最终参与招标的企业除亚马逊、谷歌外仅有1家。日本樱花互联网社长田中邦裕认为,日本云服务供应商还不具备与海外供应商抗衡的实力,称“日本的供应商还差得很远,今后必须提高信赖度”。

同时,日国内也担忧,在经济安保法案的“武装”下,日本政府在防范失泄密等方面的管控举措日趋收紧,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力度逐渐加大,不断引导企业为其经济安保战略服务。这可能会倒逼企业紧跟政府要求调整发展路线,无形中给企业增加压力和负担。日经济界人士认为,避免过度紧张,尽快找到确保经济安全和自由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报记者

陈益彤